

吴伟斌 整理/校点

中国古代话本之精华

[明] 凌濛初 编撰

『三言』二拍

拍案惊奇



上海大学出版社

吴伟斌 整理/校点

中国古代话本之精华

[明] 凌濛初 编撰

『三言』『二拍』

拍案惊奇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拍案惊奇 / (明)凌濛初编撰; 吴伟斌整理、校点.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1118-445-7

I. 拍… II. ①冯…②吴…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124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051553号

策 划 姚铁军 李 旭

责任编辑 李 旭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三言”“二拍”·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编撰 吴伟斌 整理校点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25 字数 464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978-7-81118-445-7/I·086 定价: 28.00元

前言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创作与流传，可谓源远流而流长，它始于隋唐宋元时代的“说话”“话本”，发展于明清之际的“拟话本”，形成听者广泛、读者众多、深受欢迎的喜人局面。“话本”和“拟话本”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佳作灿若明星，闪烁其间，流传人口，传誉后代，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宋时期，在我国的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引人注目的受人喜爱的职业——“说话”。“说话”是一种民间的技艺活动，“说话”的艺人们以讲述听众喜闻乐听、波澜起伏、情节复杂的故事来招徕听众。从事这种职业的艺人当时被人们称为“说话人”，他们讲故事时所依据的底本被称为“话本”，这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最初形态。

据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字记载，“说话”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悄然出现。隋代的侯白因为擅长“说话”，引人注目，受到欢迎，因而其“所在之地，观者如市”。他的顶头上司杨素常常强他为自己“说话”，“从旦至晚始得归”。杨素之子杨玄感也常常要求：“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唐代的宦官头目高力士曾经为“移仗西内”的“太上皇”唐玄宗“说话”。而德宗、宪宗时期的官僚韦绶，罢官后则成了说书消遣的“积极分子”。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白行简也曾让说书艺人演说《一枝花话》，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光阴听话移”的描述，并在其下自注云：“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这里的“话”就是“说话”，而《一枝花话》即当时名闻遐迩的名妓李娃的故事，后来元稹和白行简分别撰有《李娃行》、《李娃传》传世。历时十二个小时都没有“毕词”，可见说话内容的精采丰富，情节的曲折起伏。清代末叶发现的大量敦煌遗文中，其中不少是唐五代时期的变文，其变文《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等亦应该属于“说话”之列。

但隋唐时期的“说话”活动，主要活跃在官僚集团和文人阶层之间，很少涉及民间，普通的市民尚没有参与进来。时至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逐步繁荣，以手工业主、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扩

大。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对文化活动的迫切需要,在一些公共场所出现了以文化娱乐为职业的艺人群体,其中自然也包括讲说故事的“说话人”。而同一故事在不同场所、不同时日里反反复复演说,不少“说话人”常常将故事的梗概记录下来。依据这些故事的梗概,“说话人”在讲说故事时再临场发挥,加上许多与此相关相近的内容,以加强故事的生动性、趣味性,吸引招徕更多的听众,某些“话本”也在这样不断修改、陆续补充中形成成熟的公认的本子。与唐代的“说话”有所不同的是:宋代的“说话人”和他们的听众,大多属于市民阶层;“话本”的内容,也大多与市民生活有关,无一不为市民阶层所关切所熟悉所理解所喜爱。

元明两代,戏剧悄然兴起,以新颖的形式出现在市民面前,逐渐吸引了市民的兴趣。而印刷术的普及与推广,又使“话本”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渠道:通过把“话本”印刷成书,成为有阅读能力人们享受文化娱乐的精神食粮,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而这种情况则引起了更多文人的注意。他们收集、加工原有的“话本”,将它们整理成篇成集,进而模拟“话本”进行新的创作——虽然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模拟“话本”的,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仅仅供“说话人”“说话”时依据的“底本”,而主要是供读书人茶余饭后案头阅读的读本。这种读本,被后世称作“拟话本”。

可以这样说,隋唐宋元时期是话本小说的萌发产生期,它一登上文学的舞台就引起了众多听众的注意与欢迎。而明清时期是话本小说的发展繁荣期,它的作者队伍进一步扩大,除了一般的“说话艺人”以外,一些文化素质更高的文人也参与到话本小说的创作中来。作品数量越来越多,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主要的是“话本”的听众迅速扩大,成为广大市民阶层普遍认同的文娱活动。此后话本、拟话本的写作演变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与长篇小说一起,形成久盛不衰的可喜局面。

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短篇话本集,是《京本通俗小说》(此说目前尚有不同意见)和嘉靖(1522—1566)年间洪楹编辑的《清平山堂话本》。虽然它们已经残缺不全,但从幸存下来的篇目中,还可以想见当时“话本”的大致情况。天启(1621—1627)之际冯梦龙广泛收集、改写宋元时期的“话本”与“拟话本”,编成了《古今小说》(后来改称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世人简称其为“三言”。此后,“拟话本”相继问世,其中以凌濛初撰写

的《拍案惊奇》(后来改称《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最为知名。它与“三言”被公认为我国“话本”“拟话本”白话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冯梦龙,江苏苏州人,出生于明代万历二年(1574),清代顺治三年(1646)谢世。《苏州府志》有一段简单的记载:“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早年读书应举,同时出入青楼酒馆,对下层社会有较多的了解,是当时进步的政治文学团体复社的成员之一。著作甚富,有包括“三言”在内的《冯梦龙全集》存世。凌濛初,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出生于明代万历八年(1580),崇祯十七年(1644)呕血病故。历官上海县丞、徐州通判等职。著作不少,以《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最为人知。

编入冯梦龙“三言”与凌濛初“二拍”中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精粹之作,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社会上“乱民”和绿林好汉的行径、朝廷里忠奸斗争的剪影、地方各级贪官污吏对“子民”的盘剥、社会恶势力对善良百姓的欺压,也有家庭内部婆媳反目、兄弟失和、败子回头的叙述,也有科举制度下书生一举登第、门生报恩的描述,还有扑朔迷离的案情、奇奇怪怪的骗术、曲曲折折的巧合、令人叹息不已的妓女故事,更有男女情爱、婚变奸情、谋夫杀妻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可谓是当时社会的大缩影、活写真、万花筒。而这些作品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人物对话的表达里,往往各具艺术特色,吸引着众多读者的眼球。其中尤以《王三巧迷情私通陈大郎 蒋兴哥续弦重会珍珠衫》、《李公子受惑转让风尘女 杜十娘遭弃怒沉百宝箱》、《孙玉郎遵奉母命代姐出嫁

乔太守成人姻缘鸳鸯乱点》、《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最为人知。

当然就某一单篇的话本来说,它的容量无论如何无法与众所周知的长篇小说,诸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相比,犹如单独一丛艳丽开放的鲜花与一棵繁花累累的大树相形。但如果将两百来丛品种各异的花树集中在同一个花园之中,它们颜色各异,姿态有别,异香扑面,我们相信人们欣赏的脚步与欣喜的眼光同样会留恋其间,发出欢呼不已的赞叹,而冯梦龙与凌濛初为我们提供的“三言”、“二拍”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学花园。如果我们再推而广之,将我们年前推出的《新“三言”“二拍”》中二百丛色彩各

异的花树也加入进来,那末这座文学花园将更加繁花似锦,更加灿烂夺目,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三言”与“二拍”的某些篇目在思想内容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样的缺陷,如封建的纲常伦理、佛教的生死轮回与因果报应等等糟粕,我们整理时无疑应该恪守尊重原貌的原则,不作任何改动,但今天的读者阅读时却无疑应该取批判的态度。色情描写是古代白话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三言”与“二拍”自然也不能例外。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个别阶层的精神境界与思想追求,而它又往往与整个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编者意在“劝戒”,起到“淫者贞,薄者敦”的效果,显然无法遽然割裂。这部分文字含有难于剔除的封建性糟粕,也请读者注意批判阅读。

我们整理校点之时,《喻世明言》以天许斋本为底本,《警世通言》以兼善堂本为底本,《醒世恒言》以叶敬池本为底本,而《拍案惊奇》、《拍案赞奇》则以尚友堂刊本为底本,参照已经面世的其他各种版本,同时也吸取了王古鲁、章培恒、魏同贤、谭正壁、石昌渝等众多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对于原来《二刻拍案惊奇》中第四十篇“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不属于话本范畴的问题以及第二十三篇与《拍案惊奇》中第二十三篇《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完全重复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缺乏足够的根据,不敢贸然处理。还有《二刻拍案惊奇》中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以及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俏梅香认合玉蟾蜍》两篇是否从《二续惊奇》移入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因此以上问题只能随同众议,存留原貌,不作处理。

为省篇幅,对某篇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以底本的文字为主,个别地方择善而从,不再另出校记。讹误衍夺之处,力求以他本补足、改正,无法补正的则重原貌,或以缺字符号“□”表示,衍文予以删除以畅文意,也方便读者阅读。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丛书成书于数百年之前,又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因此遣字造句的风格不尽相同,今天无法加以统一,更不能以近年规定、当今通行的汉语规范化来强求前人,这样做反失原貌,幸请读者垂察见谅。

我们去年曾经选编校点《新“三言”“二拍”》丛书,在不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的话本、拟话本中选编二百篇,组成《观世记言》、《阅世述言》、《觉世献言》、《拍案称奇》、《拍案叹奇》五册,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上海大学出版社根据广大读者的需求,又推出了

《“三言”“二拍”》丛书，它们是我们和出版社策划的总体计划的两个组成部分，两者互为呼应，遥相配合，使广大读者通过这两套丛书，对中国的话本、拟话本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但关于《二刻拍案惊奇》书名的处理颇费踌躇，最后不得不以《拍案赞奇》代替，这样这两套十本书才能前后统一，互为照应。我们这样做，既有不得已的苦衷，同时也有我们自己的根据：就以“三言”为例，“三言”的第一本原来命名为《古今小说》，但随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相继出版，《古今小说》后来更名为《喻世明言》。“二拍”的情况也是这样，《拍案惊奇》后来也曾经因为《二刻拍案惊奇》的出版而更名为《初刻拍案惊奇》。我们这样的处理，幸请广大读者的理解，也望学术同仁的认同。

《新“三言”“二拍”》丛书出版的时候，由于丛书各篇选自不同的集子，各种集子的篇名也不尽相同：有的以“卷”为单位，有的以“回”为细目。有的单句出目，有的双句标题，也有的以词组为题。当时根据体例一致的需要，所有篇目一律称“卷”，其下标示在本书分册中的序数，而标题根据各篇内容另行拟目，一律以双句出题。这种体例的要求同样在处理《“三言”“二拍”》丛书的时候遇到了新的困难，“三言”的篇名是单句出题，而“二拍”的篇名则是双句出目，为了本丛书的统一，也为了与《新“三言”“二拍”》相一致，我们不得不承袭《新“三言”“二拍”》的体例要求，根据每一篇的具体内容，重新拟定“三言”部分的每卷篇名，而“二拍”中如《宋公明闹元宵杂剧》等个别篇名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们这样做，并非出自独家的杜撰，前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先例，如清代李渔《无声戏》的十二篇小说，分别有单句出题与双句标目两种不同的版本，如第一篇，一作《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一作《美妇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第二篇《美男子避惑反生疑》，一本又作《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其他各篇无不如此，也许是当时的出版者为了与《十二楼》、《连城璧》双句出题的篇名保持一致的缘故吧！我们改动“三言”的篇名之后，为了让读者对原来篇名有所了解，特地在每册书的最后，附录了本书《新旧篇名对照表》，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统一全书的标点风格，根据作品的实际，按照我们的理解，所有篇目都由我们自行标点与重新分段，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明。如果有疏误之处，理应由我们自己负责。同时恳请海内外专家与广大读者，对我们某些分段的不当与个别标点的失误不吝赐教。

另外，我们将本来搁置在原刻本书前或卷前的插图，以每卷两幅

的方式移入正文的相应位置,图文并茂其间,有利于读者欣赏。而原来就没有插图的十五卷文字,则影印三十幅相应的书影附置其中,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同时我们将所有插图都按比例缩小了尺寸,改成微型插图,以节省篇幅减轻读者的负担。而在每本书的最后,我们还附录了与“三言”“二拍”相关的材料,以方便读者对本丛书的进一步了解。

我们在工作中曾广泛吸收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受到不少学者的真诚帮助,包括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在内的各地图书馆的同志提供了各种便利,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姚铁军编审和总编辑助理、该书责任编辑李旭副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无私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多年的工作中,家人在各方面给予支持,也参加了部分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全力合作,完成这样的工作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理应在此一并提及。

吴伟斌

2009年2月28日

目 录

卷 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1
卷 二	姚滴珠避羞反惹羞 郑月娥将错却就错	16
卷 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31
卷 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39
卷 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49
卷 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57
卷 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71
卷 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恩 陈大郎三人重会面	80
卷 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啼笑缘	90
卷 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98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09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客 蒋震卿片言得妻妇	123

卷十三	赵六老纸煠丧残生 张知县诛臬成铁案	132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42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51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161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170
卷十八	潘监生一世迷财恋色 富家翁千金买笑追欢	191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字谜 谢小娥智擒船上强盗	203
卷二十	李克让临终竟达空函 刘元普垂老双生贵子	214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234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稍	242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53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265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276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285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297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310
卷二十九	通闾闾坚心灯火 闹团围捷报旗铃	318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335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藉奸破贼	343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365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376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386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403
卷三十六	东廊僧情急招魔 黑衣盗行奸生杀	416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鄆州司马冥全内侄	426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弟	434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攘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444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454

卷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铍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复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

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镕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络，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镕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镕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到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

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

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惠不关兽。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

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幌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元来北京历渗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块，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

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耍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元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账。”

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篋篮内盛着卖的：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鞣，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体。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酢，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

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

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

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锚，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元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走处。

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了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艙板上。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